

粵海舊聞錄

(三)

祝秀俠

國父與哲公之仁慈

國父開府廣州，任大元帥時，某日，有人趨大本營求見，且欲求差，其人即國父在倫敦蒙難時設計誘騙國父入使館者。當時公安局長爲吳鐵城，拘捕之且擬置諸法，國父聞之曰：「此人走頭無路，求差於予，不宜念舊惡置之死地，逐之去可也。」國父之仁慈如此。嘗聞國父哲嗣孫院長哲公言：某日晚上，軍警拘捕一人，聞係私通陸榮廷，自南寧秘密至廣州圖謀不軌者，其人爲溫雄飛，本同盟會員，民元曾當選國會議員，乃與軍閥政客發生關係，哲公與其在民元時認識，認爲雖是一無行之革命黨人，亦斷無造反之本領，即詢問當時公安局長吳鐵城，捕獲該逆犯，已否鎗決，吳答明午即執行鎗決，哲公急渡江至河南大元帥府晉見國父，請收回成命，宥其一死，予以自新。國父當即首肯，下令公安局取消前令，溫雄飛遂得死裏逃生。後溫某且在南京任立法委員，哲公之宅心慈厚，好生有德，亦如國父。

華僑亦為革命之父

人皆知國父曾言「華僑爲革命之母」；哲生先生於某年在一僑政學會年中演講，其題目爲：「華僑亦是革命之父」。他說：「我覺得華僑不僅是革命之母，同時也是革命之父」，他舉出故事作證。

原來國父之父達成公，雖生長在翠亨村，以當地生活艱苦，耕作打魚過活，甚至無法維持生活，遂離鄉到澳門謀生，雖然後來終於返鄉，但在澳門居留了相當長一段時期。達成公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學成公，一個叫觀成公，就是國父的叔父，哲生先生的叔祖。學成公會赴美參加修築鐵路，做一名華工，其後也留在美國金礦做工，死在金礦區，哲生先生言曾於十多年前想到加州北部去找找有沒有華工的墳場。後來當然證明是找不到。學成公的夫人是寧波人，一直住在鄉下，到民國以後才去世，學成公的兒子也早年出洋，是到南美洲，在那裏娶妻生子，他的後代，直至近年還和哲生先生有通訊。

觀成公也早年赴美謀生，晚年回國時，坐船遭遇颶風，船還沒到上海就沉沒了。當時家人都不知道，後來有人把消息傳回來，才爲他發喪。

觀成公的大孩子孫眉公即德彰公，十幾歲便到了檀香山，在茂宜經營農場畜牧，事業發達，對革命捐獻甚鉅，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他的獨子昌（振興）也是美國華僑，到美國學醫，後來回國做事，因公在黃埔跳水不幸被淹斃。

哲生先生說：國父本人，大家都知道他在海外時間很長。他自己則早先去檀香山留學，革命時期，到南洋歐美各地奔走，他父子都可說是一個準華僑。從達成公到國父，到哲公是三代，哲公以下，也有三代，或爲華僑或爲僑外華裔。這是哲公說明他家族的一段歷史，也說明華僑不但是革命之母，同時亦是革命之父。

海上神山仙人舊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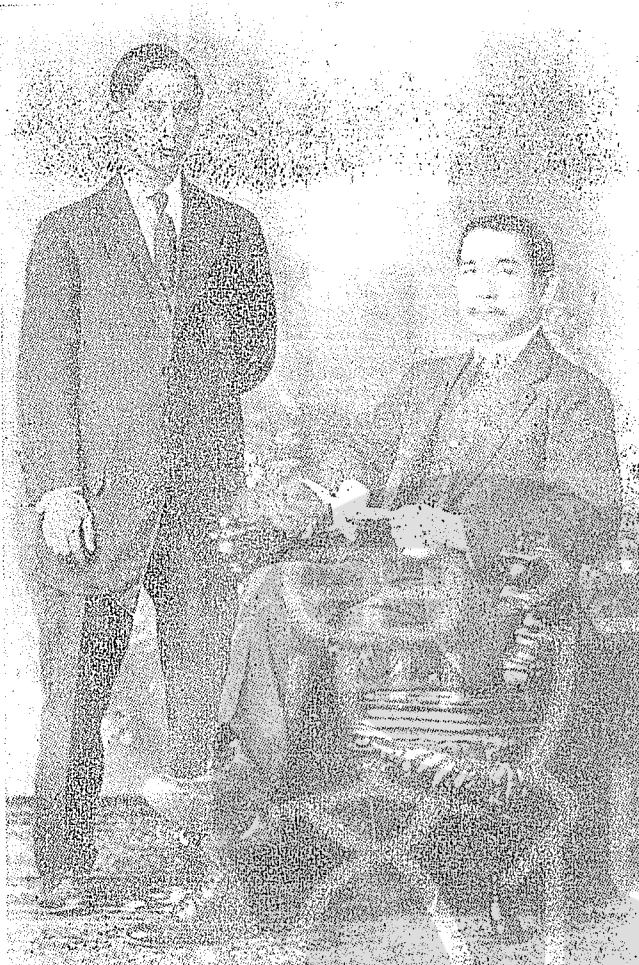
中國園林之美，可謂爲東方的一種藝術，提起名園，國人祇知多在蘇浙一帶，如蘇州之留園，上海之豫園，而嶺南方面之名園，則頗鮮知者

，如番禺之餘蔭山房，荔香園，東莞之可園，南海之十二石齋，順德之清暉園，比之蘇杭一帶名園，毫不遜色。而廣州之海山仙館，尤為名園之冠，且與文化事業有關。

海山仙館在廣州城西，為昌華故苑舊址，清末潘仕誠築為別墅，潘、廬、伍、葉，在前清末年為廣東巨室富戶，所居多擅園林之勝，在乾隆二十一年以後，由於與外人通商貿易，產生一種中間層商行，稱為十三行，居中操縱貿易，暴發鉅利，潘家即為巨擘之一；初潘仕誠捐班作小京官

，後回鄉以饒於財，即經營園林別墅，作為賞心悅目之所；且附庸風雅，時與詩人詞客作文酒之會，海山仙館，在當年，不僅為一名園，亦足稱為「文化沙龍」；因潘氏購置善本孤本古籍為數不渺，請人校訂編輯，出版「海山仙館叢書」，取材宏富，校勘精審，頗為儒林所重。

遜清鼎革，民國後該館已就荒蕪，從清末李寶嘉所述之「南亭四話」中，有紀海山仙館圖一則記載，可想見當年該館之美。圖跋云：「荷花深處，扁舟抵綠水樓臺；荔子陰中，曲徑走紅塵車騎」



國父與哲嗣孫哲生(科)先生民前二年在舊金山合影，哲生先生時年十九歲。

圖中為一山，層巒以下，松檜叢森，石磴百盤，拾級可上。聞此本地一土阜，當建園時，相度地形，搬石移土，期年而成。

俯臨大池，廣約百畝，其水直通珠江，足以泛舟，有舟曰蘇舫。何子貞太史留別海山仙館題聯曰：「無奈荔枝何，前度來遲今太早。又從蘇舫去，主人常醉客長醺。」一堂時水中，每奏歌則音出水面，由堂而西，接以小橋，為涼榭，窗開四面，一望空碧，夏時荔荷最繁，有楹聯云：「荷花世界。荔子光陰。」

東邊有塔翼然，為白石所砌，西北一帶，曲廊洞房，幾十餘處，有白鹿洞，象鹿數頭，復做都中驟車，製為數事，來往園中。主人以豪侈好客名一時，大吏顯紳及四方知名之士投刺遊園者，咸款接有加禮，故絲竹文酒之會無虛夕，其中楹聯，佳構至多，如「池館偶陶情，看此時碧水欄邊，那個可人，勝似蓮花顏色。鄉園重涉趣，梅昔日紅塵土上，幾番過客，虛拋荔子光陰。」此聯出聯為主人悼亡之作，對聯則述從都門改官歸也。又翁祖庚一聯云：「珊館迴凌霄，問主人近况何如？剛逢官韻寫成，叢書判定。珠江重泛月，偕詞客清游落止，最好荷花香處，荔子紅時。」

從「南亭四話」所紀，足見當年海山仙館之規模，又據故老相傳，海山仙館正門的門聯是：「海上神山，仙人舊館。」嵌海山仙館四字，語極渾成，問大手筆也！

南漢劉鋹之淫侈

南漢劉鋹性耽酒色，又復窮侈，游宴歌舞無虛夕，於昌華苑一帶，盛建宮殿，自流花橋至荔枝灣，沿途築離宮別院，而著名之芳春園，甘泉

苑尤爲絢麗，劉銀日夕聚宮女盧瓊仙、黃瓊芝、李幃妃、女巫樊胡子、閨宦龔澄樞等縱情淫樂，或在宮苑採擇花朵，各運匠心，作巧妙編織，以爲鬥花之戲，或選美男配偶宮女，共演交歡之戲。每於荔子熟時，誇說「紅雲十里」，在宮中舉行「紅雲宴」。宮女中，銀最寵幸一波斯妖女，此妹慧艷淫誕，善知人意，最博劉銀之歡，陶毅「清異錄」載：寵婢波斯女，破瓜黑睛而豐艷，銀賜號曰媚猪。陶毅爲宋室派遣大將潘美南征時，隨軍至粵者，其所紀述當時南漢宮中情況，見聞甚詳。順德潘華者咏昌華苑詩云：「劉王別殿開名苑，繡水鑄山作冶遊。路接東西裙帶草，亭分南北荔枝洲。羊珠獻瑞誇胡子，宮女殘花濺御溝。今日不堪回首望，夕陽鴉亂隔園愁。」又南海譚瑩荔支詞云：「劉郎前度宴紅雲，香逐羅衣艷泥裙。今日紅雲紅似舊，莫教紅榜素馨斜。」又南海顏斯總荔枝詩云：「紅雲簇簇壓江鄉，故苑昌華接半塘。千載艷傳妃子笑，可憐齒冷到降王。」按潘美率大軍南征進抵廣州北郊外時，劉銀即出降。一代豪華，風流雲散矣。

流花橋畔田中伏法

廣東通志載：流花橋在城北至山之背，南漢時建。橋原爲木質，明時易以石，建亭其上，顏曰：「民樂」。昔年來溪南北三四里，遍植木棉刺桐，花開殷紅，相望如火，清季以後，流花橋已非本來面目，橋欄橋拱與橋上之亭，均無遺跡；祇見長石數板，平舖於小溝上，亦無石級，鄰近一帶，或作種菜場，或作打石舖店，以其地

密邇大小山岡墳地，打石店藉地利以墓碑爲業。民國初年，流水橋畔，且成處決死刑犯之刑場，處死屍體，就地掩埋，薄棺浮土，草草葬於此，流花橋已成爲凶惡之地，游人却步，迨廣花公路開闢（由廣州至番禺花縣），拓爲廣道，益無復想見遺蹟。

日軍侵略我國時，華南日軍統帥爲田中久一，凶暴殘殺，及日本宣佈投降，田中久一以戰犯伏法，押赴流花橋畔執行鎗決，大快人心，亦流花橋之一可堪紀錄之史實也。

朱執信乩詩贈寒老

扶乩一事，雖涉神奇，然亦有不得不信者。梁寒老曾言：民國三十九年間，僑寓香島，一日，有二革命老同志過訪，其一爲陸覺生先生，另一爲蔡鶴明先生。二位先生言及在台山有一扶乩人馬姓者，能致神靈，聲名頗傳遐邇，自大陸淪陷來港，仍以扶乩爲事，故曾相偕訪之一試，當日請到 國父與朱執信先生之神靈降壇，並乩示甚多，二位老革命同志亦非信乩者，渠等謂執信先生更有一詩投贈寒老。其詩曰：

「岑樓百尺起方寸，萬象空靈非籍雲。已有勛猷留廟閣，可無論韻起荒村。橫流此日成何世，直道因風開後文。諫獵長楊同不朽，讒言有力足千鈞。」

寒老素不信扶乩之事，然此詩語氣，非尋常人所易作偽，雖不深信其事，亦頗覺怪。異日，寒老約二人同往馬君寓所試觀，並事先擬就一次韵敬酬執信先生一首，其詩曰：「人豪曠代信超

羣，虎逐風兮龍逐雲。國士成仁憑兩手，民軍起義動千村。俠風足耀千秋史，大筆今崇一代文。革命精神長不死，還慚靈爽轉鳴鈞。」

到馬君寓，見乩壇上尚有泥沙，扶乩者二人坐於側，寒老求朱執信先生降靈，先將詩稿焚獻，果也乩壇移動，執信先生靈降，隨即問答如流；時匪敵方張，寒老問今日反共以何種理論最爲利器。答當以「自由」二字爲最，寫畢並在沙盤中作字，形神俱似朱先生平生所爲，蓋朱先生素工書法，從孫過庭書譜出，設非工於書法，用力於書譜者不能出此，寒老云：此事爲予親見，其中究何道理，實未易知。執信先生殉國已五十餘年，寒老曾於民國六十一年執信殉難五十二周年紀念日爲文記念並述及乩詩事，今寒老亦歸道山，倘神靈不泯，二老相逢地下，或可引證此事歟。

吳鐵城任民選縣長

國父很早便認定縣政爲民治的基礎，要建立地方自治，必須研究縣制，此即後來訂立縣爲地方自治單位之由來。民國九年，國父回粵時，即派徐謙、伍朝樞、吳鐵城等數人籌設縣政研究委員會，會址在白雲山，惜後以戰事影響停頓。其時陳炯明任廣東省長，提倡地方自治，實行縣長民選，而首先以香山縣爲始，香山縣同志懲慮吳鐵城氏競選，國父亦表同意。其時與吳競選最烈者爲香港富商陳席儒之侄永安，陳席儒即其後陳炯明叛變時曾任過短期省長者。吳氏卒獲當選，爲民國成立後廣東省民選的第一任縣長。吳氏

蒞任後，發表陳雁青為警察局長，郭尚賢為衛生局長，卓越為工務局長，黃寶琛為財政局長，多為留美學生，尚有教育局長蕭梅塵為一女性，亦留美研究教育者，當時婦女界尚無任行政主管官者，人謂為創格。

鐵老言：渠任縣長時，縣名尚稱香山，香山縣是宋代設置，元明清三朝沿用以迄民國初年，皆稱香山縣，至民國十四年，民國政府為紀念國父，始改稱中山縣，民國十八年，復經國務會議議決為模範縣，設中山模範縣訓政實施委員會，委員唐紹儀、孫科、鍾榮光、吳鐵城、歐陽駒、張惠長、陳慶雲、李仙根、馬應彪、蔡昌、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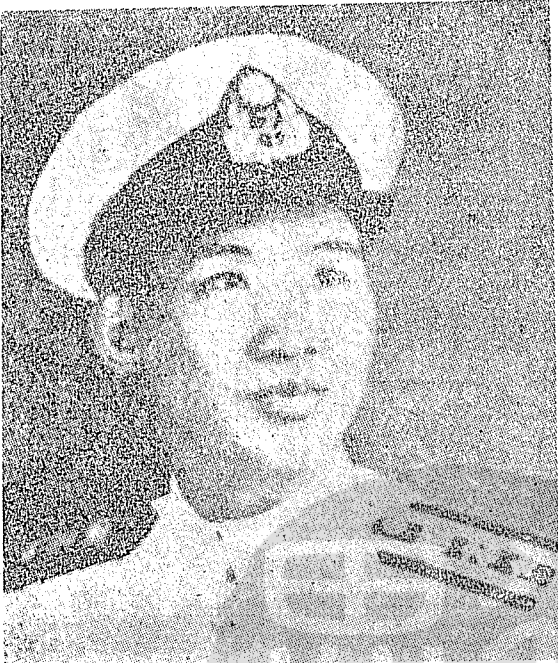
居素、楊子毅，皆本縣籍，別以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亦列為委員。并指定唐紹儀為委員會主席。

黃埔海軍學校掌故

民國十三年 國父創辦黃埔軍校，委任蔣公為校長。當時命名為陸軍軍官學校，以其地在黃埔，簡稱黃埔軍校。黃埔為廣州與虎門之間一小島，距廣州約四十里。其地在前曾辦過海軍學校，又曾做過陸軍小學的校址。

說到中國海軍，清末同治年間，雖由沈葆楨在福州開辦船廠，籌設福州海軍學校，但初期學生，均在廣東招考已通英文之張成

，鄧世昌等十人，可以說最初受海軍教育之學生全為廣東子弟。詹天佑自美回國，且曾隨英國教習駕駛，畢業後，以第一名賞五品頂戴，派在揚武兵艦服務。光緒六年，粵督張樹聲，仿福州船政局後學堂之規模建築學舍，在珠江下游黃埔向英商購船塢經營，上下樓可容納學子百餘人，名曰「實學館」。聘



黃埔海軍學校傑出學員現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徐亨。

廖修廷為總辦，粵紳湯金鑄，金銘兄弟為提調，文案，詹天佑亦任英文教習，由布政司考選學生五十人入館肄業，此為海軍學校之初基。至光緒十年，張之洞繼任粵督，易名為「博學館」，十一年派詹天佑測繪廣東沿海形勢圖。十三年又與

巡撫吳大澂奏請將博學館改為水陸師學堂，調前福建船政局提調吳仲翔任總辦，分設駕駛機輪各科，延英德各國專家為教習，每年奏定經費六萬兩，學生每月給銀四兩，擴建校舍，有水師課堂，水師操場。十九年譚鍾麟（譚廷闈之父）繼任粵督，改水陸師學堂為水師學堂，解散陸師學生，至三十年岑春煊任粵督，調京卿魏瀚來粵，督辦兵工廠兼黃埔水魚雷局，船廠及水師學堂，將魚雷學額併入水師學堂，改名為水師魚雷學堂，增建學舍，費銀萬餘兩。學生均須習駕駛、管輪、魚雷等科。此為我國海軍早期航輪軍事兼習制之始。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廣東反正，正式定名為海軍學校，任劉義寬為總辦。嗣後周淦、鄧聰保相繼任校長。民國三年，校址改辦陸軍軍官學校，後遷南京，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民十九就原黃埔軍校校址恢復廣東海軍學校，名為黃埔海軍學校，第一任校長為陳策（籌碩）招取大學畢業程度之航海軍事科一班，徐亨、鄭民光等二十八人即為該屆學生。

康有為為最早反對纏足

女子纏足為我民族最大之恥玷，外國往往以鴉片及小脚譏諷我民族，考纏足不知起於何時，唐代女子蠻靴馳騁，腰脚俱健，當無纏足之風，大概起源於五代。女子至六七歲時，即由家人強迫纏其兩足，蹠趾盡折，行動既不自由，痛苦尤不堪言，此實為對婦女一種酷形。迨海禁既開，歐風東漸，有識之士，對吸鴉片及纏小脚，均首倡絕禁，而最早提倡禁纏足者，為南海康有為

，康氏於光緒九年，即在其鄉組成「禁纏足會」，其時鄉人參加者尚不踴躍，康氏痛陳利害，大聲疾呼，冒險進行實際之改革，實駭人聽聞，至光緒二十四年，康氏上奏德宗，力請禁止此一非人道行為列為新政改革之一，更組成「華南禁纏足會」，全國亦翕然響應。按外人在上海亦有發起禁纏足會，其人為Lingo夫人，為基督教婦女領袖，時為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較康氏光緒九年組成禁纏足會，已在十二年之後矣。

廣東著名之藏書家

我國自明以降，國內不乏藏書大家，錢謙益之降雲樓，寧波范氏之天一閣，山東楊氏之海源閣及浙江瞿氏之鐵甌銅劍樓，均以藏宋元善本鳴於世，我粵以僻處南服，科名鼎甲，固遠不逮江浙之盛，即藏書之家亦無足稱者，吳蘭修序學海

堂初集云：「乾嘉前，士大夫聚書鈔至萬卷以上者」。但乾嘉以後，粵省得風氣之先，洋商巨賈，累積資財，多有附庸風雅，競以藏書刻書為豪舉。其中以伍崇曜、孔廣陶、潘仕誠最著名。伍氏南海人，以洋商買辦起家，疏財好客，搜藏古籍，不吝巨資，有遠愛樓書目，博采罕見版本，彙刻為「粵雅堂叢書」。共一百八十餘種。又刻「嶺南遺書」五十多種，延聘粵中名宿譚玉生為之校訂并加跋尾，精審切要，士林稱譽一時。孔氏以鹽商致富，廣收珍籍，其藏書處名三十三萬

卷堂，宋元精槧，充盈其間。所刻古香齋十種，嶽雪樓書畫錄，北堂書鈔等，均稱精本。潘氏亦以洋商貿易發跡，放捐班作小京官，還鄉經營別墅園林，在城西昌華苑舊址築海山仙館，日與文人騷客酬應，斥資搜購善本孤本，為數不渺，校輯刻行「海山仙館叢書」。

其次豐順丁日昌蒐羅宋元佳本，亦幾及三四萬卷，丁氏為同治年間大員，曾任江蘇巡撫，其藏書處號持靜齋。民國以後，粵省以藏書著稱者為東莞莫天一氏，莫以西葯商致富，性喜蓄書，遍搜各省珍秘校鈔本，湖南葉德輝鄒園藏書，所散出者收入尤多，自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書目及提要交香港商務印書館精印十六冊，書成而日寇侵港，掠奪散失，後僅在書攤上偶得一冊，視若拱璧。

徐信符之南州書樓，為民國近年一大藏書樓，信符以一貧儒，搜聚圖書至六百餘萬冊，可謂難能可貴。徐氏在港逝世後，書籍多歸平山堂圖書館。徐氏生前曾撰「廣東藏書記事詩」一種，咏述粵省藏書家情形，其哲嗣已將文稿付梓行世。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穿線平裝，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伍拾元。